

其一:蟒蛇
在西双版纳,有人身缠巨大蟒蛇招徕生意。只要付点小钱,便可以怀抱蟒蛇,随意拍照。

蟒蛇长达五六米,重达 30 余公斤,光溜溜滑腻腻的蛇身上,棕褐色斑纹如飘浮云絮。游客们全都脸露青光,退避三舍。

我不怕,只觉机会难逢。就近看它,它宛若慵懒的肥美人,如豆的蛇目,隐隐透着笑意。把它缠在颈上,绕在腰上,它就好似一条长长的丝巾,柔柔软软的,有水的特性,有绵羊的温婉。

事后,向朋友出示照片,朋友骇然惊叹:“你勇气可嘉啊!”

哎呀,蟒蛇又无毒,怕个啥呢?

我怕的,是假的蟒蛇。披着蟒蛇的华衣蠕蠕而行,看似心无城腑,实则毒腺暗藏。

你蠢蠢地对它释放善意,它却处心积虑地算计你;在你全无防备时,露出利齿,出其不意地咬你一口,倾尽全力,残酷、无仁。

那种剧毒攻心的痛楚,几乎要了你的命。

震惊过后,你对人性、对友谊,信心幻灭。

然而,往深处想,人在江湖,却全无防备之心,被噬,怪谁?

其二:枯木逢春
在扬州瘦西湖风景绮丽的湖畔,有棵树,取名“枯木逢春”。

这棵生长于唐代的银杏树,在半个世纪前遭雷劈断,剩下的树干,屹立不倒,经过防腐处理,成了老而不朽的活化石。后人为了赋予这树新貌,刻意在它后面栽了一株藤本植物凌霄。

凌霄快速蹿长,依附老树,攀援而上。茎极有力,叶极茂盛。纤细的茎与翠绿的叶,一匝一匝地缠住老树。春天来时,凌霄便凭借朵朵娇艳的红花吐放妩媚。

不论远看近看,都似老树重获新生了。

我于 1961 年就读于百年名校——上海澄衷中学,当时学校老师都写得一手好字,还有几位是书法家。那时学校经常举办书法展览,我的书法学习由此启蒙。五十多年来我痴爱依旧,课余工余临池不辍,以后又拜了名家为师,于此道算是入了一点门径。大概此因,于是经常有朋友问我一些问题,问得最多的是某某领导的

闲话书法

陈贤德

首先,要把会拿毛笔写字和会书法区分开来。从严格意义上讲,作为合格的书法家,至少要有三个基本条件。一是要有较深的学问和书学艺术修养,虽然不一定要满腹经纶,至少于文史哲是不能“文盲”的,那种只写字不读书,或不会读书的所谓书法家,不用相信他精于此道,理由很简单,学问才是书法的脊梁。第二,书法书法就要讲“法”,这个法主要就是笔法。它是以“中锋”为核心的运笔技巧。如提按顿挫,藏头护尾等等。当然书法之法还包括结构法、章法、钤印等等。这种技法一般单靠自学自练,即使再勤奋也是很难学好的,原因是基本笔法是无法写清道明的,要靠好的老师示范面授,正确传导才行,当然也要靠自身的灵气悟性。第三,真正的书法家要会情感感染。这种情感感染不是表面敷衍,摇头晃脑,而是会将内心情感客观化。书法是一门高雅艺术,不同于自行车人人一学就会,精于此道毕竟是小众。不过小众艺术不等于就是小众化,钢琴家不可能比比皆是,但这并不妨碍我们老老少少学钢琴和欣赏钢琴。书法人人可学,可写、可欣赏,只不过定位要正确,这样才能成为一件开心的雅事。

名人中如鲁迅、叶圣陶、傅雷、梅兰芳、周信芳、俞振飞、苏步青等等都是可以称得上书法家的作家、艺术家、科学家。有人把书法分为领导书法、名人书法、画家书法等等,我认为不科学,这样分类掩盖和混淆了书法的本身含义和标准。现在一些领导干部、名人、明星喜欢书法,只为修身养性,自娱自乐,友朋同乐,即使写得再怎么“灵光”,都值得赞赏、鼓励和尊重,没必要指责和讥讽,何况其中不乏书法高手。书法毕竟是中华民族的艺术瑰宝,也是个人文化修养的“名片”,无论是谁,学一学练一练,都应拍手欢迎。说大一点是继承文化传统,说小一点培养艺术素质,充实精神生活,有何不好!至于有些人沽名钓誉、以书敛财;或胡乱吹捧、抬高、炒高某些人所谓的江湖书法,以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,那是另一个道德话题,与书法本身无关。

更明确地说,是老树的魂借着凌霄的形,复活了。

人们一厢情愿地感动,说这是树与树的“生死相依”。

可我看眼里,只觉悲凉。这老少悬殊的一对,明明没有感情,却被人硬生生地撮合在一起;明明

没有共同语言,却因命运而紧紧缠绕。

貌合神离,却依然得强颜欢笑,那种痛苦,恐怕是另一种形式的“雷击”吧?

其三:漏网之鱼
冻得结实实实的湖面上阴阴地闪着凌厉的寒气,然而,这看起来死气沉沉的大湖下,却不动声色地聚集着成千上万的鱼。

一批渔民,在昏昧的朦胧夜色里,如履薄冰地走在位于吉林省的查干湖上,开始了他们的冬捕行动。他们把一张长达两千米的大渔网撒入冰下的世界里,通过牲口的拉力去拉动。网在冰下走了八个小时,终于,收网了。

鱼,不计其数的鱼,生蹦活跳的鱼、肥美丰腴的鱼,全被那张超大的渔网捕了上来,渔民雀跃欢呼。捕获上来的鱼,有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:每一尾鱼的重量,几乎都在两公斤以上,网中没有任何小鱼,连一尾都没有。

根据当地的老渔民透露,这是查干湖渔民口耳相传的严格规定:冬捕只能使用网眼宽达六寸的渔网,这种网眼稀疏的大网,仅仅只能网到五年以上的大鱼,至于那些未成年的小鱼呢,通通都会成为“漏网之鱼”;如此一来,世世代代的渔民,也才能“渔获不绝”。

观赏《舌尖上的中国》,上述那个细节,很深深地触动了我。

啊,网开一面,只为了生生不息。很多时候,为了赶尽杀绝而去结一张密不透风的大网,结果呢,捕捉到的,往往是生生不息的仇恨。

对人网开一面,让他重生,不但胜造七级浮屠,也为自己积福纳德。

西湖句山樵舍怀陈端生

徐天一

残卷终成了却痴,断烟冷落露朱丝。

梨花泪染句山月,木叶风摇宋玉词。

华盖遮头催白早,斜阳穿树补红迟。

即今绘影临西冷,一抹凄然认故知。



上世纪 80 年代初,全国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为遏止农村肠道传染病的传播,部署了农村改水工作。

当时,上海大多数农户的生活用水是河水。淘米、洗菜是与洗刷马桶在同一条河里,导致疾病流行。为了让农民用上安全的水,必须让自来水普及到农村,由于造大水厂工程费用昂贵,特别是农户居住分散,管道铺设耗资多,因此,以建造村自来水厂为宜。当时,市爱卫办有决心,但是其他相关部门的畏难情绪不少。特别是感到建造村水厂的资金难以筹措。由于两级财政的体制,市与区(县)“分灶吃饭”,因此,就需要首先说服市财政专门拨出资金用于农村改水。

我提出这样的观点:市郊的条条河流最终通向黄浦江,市区的市民喝黄浦江的水,如果郊区河流受传染病菌污染,市区居民同样也会传染上疾病。事实上,那时市区消化道传染病也是处在较高的流行时期。终于市财政接受了我的观点,并同意拨出专款,便自然带动了区(县)财政。市区(县)各出资占三分之一,还有部分便是农民自己要出的钱。当时匡算一下,只要每户农民出 30 元左右,就可以建造村水厂了。

夜光杯

朱天文甚少出门,因为托了她家的世交,推诿不得,也是不忍心使人失望,一番商量后,决定在“隆记菜饭”见面。这是台北仅存的上海弄堂馆子了。

移动 的上海滋味

淳子

隆记菜饭的老板娘彩姊阿姨,与作家隐地的母亲在上海便是手帕交,来台湾后,为了生计,把自家厨房的菜式做成了餐厅的菜单。早先,厨师、跑堂、食客全是上海人,他们在这里用舌尖怀念着他们的城市。

我们在作家符立中的带领下,兜兜转转,在一个巷子口,赫然一面旗帜,上面朱红大字:隆记。

店面小,只七八张桌子,席席客满。天文早来此订位,研究菜单。不几时,菜上桌了——香菇烤麸、八宝辣酱、墨鱼丝炒雪里蕻、猪油菜饭、干煎带鱼、鸡汁百页包,件件都是上海人家寻常的小菜,只是上海的味道已经变成了台北味道。彩姊阿姨的女儿也过世了,剩下



的,便是永远不会更改的上海情怀了。这间小小的店堂,已然变成了文人和上海遗老怀旧的殿堂。

席间,有关文学和上海意向的主题无法地任意穿越。朱天文说起青涩

年纪去文学前辈家里度假,师母是地道的上海人,每天清晨,一个竹篮子出去,回来后,厨房一个小菜摆了一桌子。她特别记得在红烧鲫鱼的肚子里发现肉圆时的惊喜和美味。天文还学会了一句上海话:碧绿生青。

别人请吃饭,天文和天心一人一双塑料鞋就要出门。师母一把拦住道:“不可以这样随随便便去做客人的。”

师母打开衣橱,拿出年轻时穿过的衣服,缝纫机上一番改良,这里一条蕾丝花边,那边配一副珍珠耳环,黛扫峨眉,轻点绛唇,霎时,镜子里的人儿变成了窈窕淑女,楚楚动人。至此,天文和天心领教了上海人的精致,以后,朱天文把师母的这种坚持,归类于怀旧恋物症。她的著名小说《世纪末的华丽》,从视觉和嗅

里外都是美人

楼耀福

读过一篇写刘海棠的文章《画笔纵横七十年》,称老人擅长诗词,工于题画,说“一个画家如若不懂得做诗,不会题画,便是个哑巴画家,等于半截美人”。作者江辛眉。江辛眉,浙江嘉兴人,国学造诣甚高,曾为刘海棠、陆俨少画集作序,互相常唱和抒怀。

许多年后,江辛眉的“宏儿”江宏也成了沪上名画家。江宏自幼受父熏陶,饱读诗书,在书画界一亮相便显示非凡才学。

江宏擅诗。除了曾经是上海书画院的执行院长外,他还是上海诗词学会副会长。每有画集问世,江宏多有赠我。我在赏画之余,对他的题画诗也饶有兴趣。他的《兴高采烈》就不乏佳句。如“青山千里梦,红叶一林诗”(《红叶诗会图》)、“山亭云护白,枫径履粘红”(《枫径云亭图》),又如“远山拖湿雾,近水送轻波,风景雨后好,清气此地多”(《雨后轻烟图》)……画中有诗,诗中有画,互为交融,意境深远。

前不久,江宏又一本山水画选《双松平远》出版,题诗仍精彩纷呈。“风流赵魏

公,平远写双松,我爱松姿好,频追吴兴踪。”一诗叙尽他画《双松平远》的缘故。“松屋长夏爱重荫,来引茶瓯一散襟”,“长林绕屋万千枝,想见幽人独坐时,草阁春寒新绿裹,半簾疏雨好题诗。”松屋、茶瓯、散襟、幽人、疏雨,都为我所喜,读之不禁击节称赞。

江宏善书。每每与他出游,借着酒之魔力,江宏总为朋友慷慨挥毫。前些日,酷暑,他天天在家狂草,大汗淋漓方觉酣畅。每每得意时便发图与我共享。我惊艳他笔墨中的王羲常、谢稚柳、程十发风韵,顿觉画家一旦写字,线条之美凌空而降,似乎与生俱来,为一般书者所难及。更觉书画一旦贯通,便更了得。《双松平远》两页环衬都是他近期写的笔墨。这也许是个信号:书法将成为江宏又一艺术领域。

江宏还是一位美术史学者、美术理论家,写得一手好文章,著作甚丰。懂得做诗,会题画,在刘海棠眼里已不是“半截美人”。那书画诗文俱佳、学识渊博的江宏,在我眼里就是里外皆美人了。

接着便是向农民宣传动员。就当时的生活指数来说,让农民们掏出 30 元钱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。我想,不能指望集中开一次动员会,就能解决所有的问题。一定要把动员工作做到村,让村长们认识造水厂的意义,让他们有信心去面对农户。于是,我和卫生局局长王道民、爱卫会办公室主任谢谷芬等同志一起到农村去,与乡长、村长

为民办事务必深入基层

谢丽娟

和村民一起面对面地做工作。那天我用很简明的道理宣传造水厂对农民健康、对农业生产保护好劳动力的意义,并且说,我也直接参与你们的集资,算作我是你们中的一分子,因此本人也拿出 30 元钱,交给村干部。村民们很高兴,觉得我把他们当作自己人了。乡村干部的畏难情绪也有了解冻的兆头。

造村水厂需要大量建材,包括水泥、黄沙和钢材,这些物资当时都属计划供应。谢谷芬同志就联系市建委及其有关建材计划



清恬笑谈山外事 (中国画) 张卫国

觉出发,把服装表达成时代的人质,把美女做成了时间的俘虏;时尚不仅仅是衣服、样式、布料,还是一段的历史。世纪末的华丽,便是一场嗅觉、视觉的盛宴。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,浮华散去,美人迟暮,再也回不去了;主人公褪去脂粉,用手艺养活自己,延续着、收藏着对视觉、嗅觉的依赖以及记忆里的花影,最终传达的是张爱玲式的悲凉。

我们是说的多,吃的少。结账的时候,大家齐声道:“打包!”一副上

海人精打细算、“做人家”的遗风。

专栏作家韩良玉的父母都是上海人,到了台湾,选择住在北投“上海饭店”的对面。节假日,约朋友来打麻将,外卖“上海饭店”的松鼠黄鱼、雪菜肉丝年糕。有的时候,为了换换口味,也会舍近求远,叫来宁波馆子的醉虾、炆蟹和水晶虾仁。永康街上,有一家馆子,荠菜当令时,便卖荠菜馄饨。荠菜是一位浙江老伯自己种的。后来,浙江老伯搬走了,荠菜馄饨也终结了。因为有了荠菜馄饨,韩良玉的父亲如同失去了故土,惆怅了很久。

这些从父辈那里袭得的滋味,在韩良玉的舌尖发酵,成为童年记忆的一部分,成为对上海想象的最实际的依据。1987 年,韩良玉来到上海,满街寻找父亲嘴里的上海味道。她从“五芳斋”吃到豫园的南翔小笼包,滋味全然不同了,咀嚼着皮厚馅少的生煎馒头,她蓦然领悟了那个句式:“我们回不去了。”

我曾经与韩良玉在同一本杂志开专栏,她专事美食。她怀着父亲指认的上海味道,从台北、上海,一路品尝到法国和意大利。托斯卡纳的阳光下,韩良玉点了大份的 T 骨牛排。当她在牛排上撒落点点海盐粒和红色胡椒时,与之平行的蒙太奇是上海的浓油赤酱——移动的餐桌上,上海滋味,成了她永恒的人生悬念。

十日谈

同心铸梦

上海伊斯兰教阿訇的变化,是历史和时代的缩影。